

# 国之经脉

## ——《昆明古城与滇池》出版记并念朱惠荣教授

冯 琰

朱老师说：“我有一本新书稿，想请你做第一读者。”

我一愣：“真的吗？”

这是在完成《云南徐学论文集》一书编辑出版三年之后。

他给了我《昆明古城与滇池》打印稿。我没想到，这位全国知名的西南历史地理、地名学、徐学专家，著作一向由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出版的云南大学著名教授，会将作品交给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更万万没有料到，经由我手编辑出版的《昆明古城与滇池》最终竟成了他的收官之作。

2017年5月，《昆明古城与滇池》面世；次年，朱老师离世。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教授朱惠荣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4日18点56分逝世，享年83岁。

精准、冰冷的讣告一次次出现在眼前，提醒我斯人已逝，长者远行，一代学者的面貌终于渐渐漫漶成无法触及的背影。

《昆明古城与滇池》的出版，是伴随着朱老师一次次入院一次次出院的节奏推进的，艰难却并不缓慢，因为他对于30多年积累必须呈现于世的坚定，对于昆明古城与滇池研究成果必须第一时间公开与同行交流的迫切，形成不容置疑的力量，一边维系着他的生存，另一边警钟般敲打着我的编校出版步伐。可以说，2017年5月，完全贯彻朱老师意图、封面深蓝、印嵌着他手绘滇池水域变迁图的《昆明古城与滇池》成书交付那一刻，我和他都深深地松

了一口气，眼里都有泪。在朱老师，是我想懂却还无法深刻体悟的命悬一线心愿未了；在我，是重托于心重担在肩的唯恐辜负。

这部融多学科、多视角于一体的著作，分四篇：上篇昆明古城的历史考察，从螺山城到清代云南府城，对昆明主城的历史地理变迁，按时间顺序，逐代进行考察；中篇滇池周围的沧桑变迁，以顺时针为序，对滇池周围的古城和水域从东北到西北做一圈扫描，按空间位置，逐段进行探讨；下篇昆明山水文化举隅，择其要者，对昆明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进行解析；附篇为地图24幅，半数以上为朱老师亲手绘制，依上述行文的顺序排列，便于对照阅读、理解。

每次去探望朱老师，他都要给我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他围绕滇池的演进、水域变迁，排列出昆明古城的历史变迁序列，系统、完整梳理了滇池周边20多个古城的历史地理状况，对一些重要古城，比如谷昌城，首次进行清晰定位；晋宁州城，首次深入研究到这种程度；螺山城到庄乔玉女城再到昆明大鬼主驻地，首次进行扫描式描述；南诏大理，首次详尽描绘每个古城的状况；螺山城，首次清晰讲解三面临水半岛的形



▲朱惠荣教授手稿

▲朱惠荣教授

态，细致描绘其半岛湖岸线走势等等。学界此前对滇池周边遗迹、古城的考证基本自元代始，而朱老师以近50年第一手材料的积累，用一条时间纵贯线将旧石器时代至清的昆明古城及滇池周边古城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考证，周围不留一片空白，几乎回答了时人对于昆明古城和滇池变迁的所有疑问。应该说，越深入到学术层面，越能体现此书价值。

当时我发到微信朋友圈的一条信息记录了图书出版之后我们共同所做的努力，也记录下了朱

老师对于晚辈、对于后学的扶持、指导、无私的帮助。

上午从学校出去去看望刚出院的朱老师。陈庆江秘书长一再交代少聊，“不要影响朱先生休息”。可我十一点半进门，下楼时已是一点。

我向朱老师汇报将《昆明古城与滇池》报了三个图书奖，他给我讲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又书赠我中华书局版《徐霞客游记校注》，这是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与修订版基础上完善的2017版。

.....

刚刚获悉，《昆明古城与滇池》未获2017年云南十大好书奖，我想，全是因为我填表填得不够好，拉票拉得不够多。但正如我在《专注笃行，无问西东——写在昆明徐霞客中心学校长坡校区纪念徐霞客诞辰431周年活动之际》一文中所说：“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朱惠荣教授一生治学，著作等身，仅徐学研究著作就多达十余种，其《徐霞客游记校注》成为全国各大出版社通行权威版本。如今82岁高龄的他仍不顾年迈体弱砥砺前行，以自身行动诠释了徐霞客精神在当代的继承与弘扬”，《昆明古城与滇池》现在也好，若干年后也罢，都不会成为时间的笑话。

最后一次到医院探视朱老师，他已昏迷多日。我在病床前轻轻唤他，他竟然清醒过来，清楚地叫我名字，对我说中华书局来电希望他对《徐霞客游记校注》进行校改以备再版，他将校稿及给责编的信寄出后就病倒了。

朱老师这一辈学人、学者，视学术研究为生命，呼吸不止，研究不停。换言之，研讨暂了，生命之门似乎也就可以关闭，以待来者。学术研究这条路，铺上自己力所能及的基石，是为后来者能通达更远的远方。

斯人已逝，长者远行，我终于明白，一代学者的面貌不是逐渐漫漶，是化为又一条国之经脉，再一次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面貌，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的一次努力。

大城市因为堵车的缘故，有人把交通拥堵说成是肠梗阻，马路或车流被比作了肠子。其实，城市的马路更像城市的血管，血管到哪里，哪里就是这个城市有机的一部分。血管当然有主动脉和毛细血管之分，主动脉一般都是城市主干道大马路，毛细血管大概就是城市的老马路小马路了。上海的那些老马路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还要感谢它们只不过是毛细血管，如果是主动脉主干道，那早已被拓宽了。2009年，《上海市风貌保护道路（街巷）规划管理的若干意见》中确定了64条老马路要进行原汁原味地整体保护，永不拓宽，也就是毛细血管不会变成主动脉了。其次是这64条马路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尺度也要保持历史原貌。上海这64条永不拓宽的老马路，将近一半和徐汇区有关，或整体或有一部分在徐汇行政区域内。最近翻阅《海上遗珍：武康路》和《海上遗珍：衡山路》，深深感觉到，如果老马路是笔财富，那么徐汇区可以说是上海市财富最丰厚的一个区。

上海城市交通100多年来历经变迁，最早的马路很难找到了，但百余年的马路还是不少的，比如上面两本书中提到的三条马路：宝庆路是1902年筑，武康路是1907年筑，衡山路是1922年筑。每条老马路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这些马路今天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成为永不拓宽的街道，并不是因为这些老马路成不了城市的主干道，也不是因为它们掩映在绿树婆娑中别有一番景象，而是因为老马路的两边都有老建筑，老建筑和老建筑里面都有传奇故事。墨西哥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说：“我相信有情感的建筑。‘建筑’的生命就是它的美。这对人类是很重要的。对一个问题如果有许多解决方法，其中的那种

# 马路进化史

## ——兼说上海老马路

余佐赞



刚刚筑成的衡山路旧影。

给使用者传达美和情感的就是建筑。”那些有生命有情感的建筑，让那些老马路也保存了下来。

上海的马路，开创了近代城市交通的先河。同是马路，近代城市马路和古籍文献中记载的马路还是不一样。

公闾乱，乘驱自闾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乘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官，鸿駟虬乘于公。公载宝以出。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踰而从公。公如死鸟。析朱鉏宵从窆出，徒行从公。

这段文字出现在《左传》中《昭公二十年》，这是典籍中能查到的最早出现的马路，这里马路的意思是“供车马行走的宽阔平坦的大路”。

新疆有台车，创始于左文襄西征时，修筑马路，以运辎重，每台各备车数辆。其车如马车式，曳以二马，另备马若干匹，以待更新。——《舟车类》

这里台就是驿站的意思，这里马路和《左传》里说的马路意思差不多，至多是供马匹和马车行走区分，但都是马在上面行走。

同是这本《清稗类钞》，作者很多次说起租界的马路，这里的马路和上面专供马行走的路其实意思就不一样了。

上海多盗而少贼，通衢大道，商店民居，皆群盗临存之所。盗之多，始于光绪之中叶，而蔓延于宣统时。租界警政尚修，俗所谓巡捕者，巡士也，有时植立于马路之中，有时巡于永巷之内，一鼠偷狗窃者流，自能见而却步。——《盗贼类》

这里的马路是城市宽敞的供人和马行走的路，因为巡捕都可以站在马路中间巡逻了。在《清诗纪事》等处出现的“马路”，已经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了。至此，马路由供马行走的路开始逐渐转为人与马共行的路，再到汽车等盛行，城市的马路又变成了人与车共行的路。

最早我们叫过马路，后来改叫驿道，100多年前怎么又叫马路了呢？有一种说法，说马路的修筑理念是英国苏格兰人马卡丹最先提出的，所以后来按照这种理念修筑的路叫马路。马卡丹的筑路理念，说起来也就是，一是碎石筑路，要比土路坚硬，其次是路面平坦宽阔，但中间要略高以便于排水。1840年上海开埠后洋人涌了进来，特别是1845年11月英租界出现，租界内的筑路开始按照这个马路的标准修筑。也有人说租界内的路有马行走，人们就据此叫马路，但不论怎么说，自此以后，马卡丹的筑路理念确实影响了100多年前京沪两地筑路的理念。

早期租界的马路是怎么筑的呢？徐珂《清稗类钞》中《上海租界之路》说：

上海公共租界马路之建筑，除南京路、四川路用铁梨木火砖铺设外，其余普通为两式，一以沙与石子拌和平铺者，普通名之曰马路。一以碎石大小叠砌者，普通名之曰石路。——《地理类》

这里强调了路的坚硬和平坦，其实这个就是按照马卡丹理念修筑的马路，应该还会有中间略高、排水方便等细节。

由“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自发形成的路，到由人修建由人使用的马路；由供人、马和马车使用，到供人与车辆使用，马路功用不断地发生变化。至于筑路技术和材料，古今一比，那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